

T 4664/4830(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練軍實

蘇武大學漢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
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
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
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
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
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
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保故殺人
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其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
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蘇軾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印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

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徃者陝西之役。舉藉平民以爲兵。

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損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呼無賴以自棄於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鍊軍在用壯十年而代之其法也。或奮身矢石之後，四十未衰而熟習諳練之人，其力就衰其智可用者在戎官簡而特存之。

倡勇敢

蘇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楫與楫，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懾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懾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懾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懾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懾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好洗發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特達而精微○倡勇敢倡氣也而必以所私結其心氣自心作此論精快不易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
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
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
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
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
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病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大甚。而養之大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繇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縶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

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珮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

古考記
百五十一

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東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愧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結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

者矣。故其朝廷之議，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

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以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制策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古奏議 卷五十四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
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古奏詩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齧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

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濱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

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

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

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

古考議
百三
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禋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感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

高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叅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

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

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
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羸虛利害
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
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
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
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
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
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
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
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
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
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
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
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
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
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
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羨錦，越之竒噐，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自為段落而行、文纍纍又如貫珠、中間跌宕起伏之妙、又自曲盡老泉氣老而無其神王荆公氣大而無其跳盪、後生熟讀此等文字、才情識落一時俱長。

論冗兵

蘇轍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帥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等五人使備西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

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

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

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

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減冗兵是也。策在饒將帥以財使養閒謀亦兵中一筭耳。不如乃凡練軍教戰之策爲長。而其至計則無如充國屯田。

臣事一

穎濱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
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
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
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
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
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
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
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
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
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
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
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
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章識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重臣一議甚卓朗○申屠嘉汲長孺令人深思

臣事策四

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
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於飲酒則
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
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
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
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
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
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事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
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

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
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
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
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
爲用命也然今之世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
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
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
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
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
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

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要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

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故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欲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

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東坡所云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腹心之事故其弟因之發重臣與任將二策

臣事策九

蘇轍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

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

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

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

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

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因人情土俗之便而任吏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碎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倘徻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

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旣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

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旣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

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教鄉兵減屯戍亦卽
乃兄教戰守之餘策

民政策五

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䟽剔焚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弁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

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無弁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維。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

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

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
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
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
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
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
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
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
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
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
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
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均田立制屯田平糴其議皆古人所發小異者
有募人親田而因以之也

民政策八

蘇轍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

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
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
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舒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
之君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
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
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蓄牧
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
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
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

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
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
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
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
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
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
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
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
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
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無地之福今者舉千里

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常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

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辨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

古奏議
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條理識議屬名手此亦因許汝問有可闢之由
土而欲通之天下貧窶破敗之郡縣亦富民本
計也

民政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
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
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
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
亦未嘗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
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
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
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
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可為太
息良亦
今病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

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躓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

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

情透

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宋事之困民辱國而卒以二虜斃坐是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仿則先王養才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

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

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

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罷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

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黜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本朝有李生豐財用財議亦略倣此曾子固之文長于典實此作亦其一班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耳、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諭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

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耳。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待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

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此議緣程子請坐講而發



